楚辭集解

楚辭集解遠遊卷

新安　汪瑗　玉卿　集解

遠遊

此篇大旨蓋悲末世惡陋之俗而欲遠遊以遁去耳後世遊仙之詩昉於此此蓋其平日所作以叙已高潔之志未必遭讒以後之所作者也觀篇内絶無一言及壅君黨人之意可見矣其間極有規矩有條理惜乎舊註訓詁鏬詳而脉絡欠分明也今爲顯其微而闡其幽一覽可洞

然矣學者常諷詠之亦足以消鄙陋庸俗之意

也取首章二字名篇

悲世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

悲傷也世俗當世之風俗也迫局促也阨與隘通用卑狹也願欲也輕易也輕舉謂得道身輕而易舉猶言高飛也遠遊猶言長往也菲薄劣弱也因由也焉安也何也託附也乘驂駕也上浮猶上征下文曰掩浮雲而上征是矣謂昇天也屈子悲傷當世風俗之局促卑狹不可與處而欲高飛長往

以離人群復自恨其質之劣弱無由附託而上升也此章悲世俗之迫阨一句乃一篇之大旨屈子其所以願輕舉遠遊之本意實在於此下文遭沉濁而汙穢超氛埃而淑尤免衆患而不懼皆申言世俗迫阨之意而情詞益加切矣其諸訪求神仙經營四方之說亦不過推衍輕舉遠遊之意耳是此章首二句乃一篇之綱領而首句又爲次句之根柢也知此此則屈子之極言遠遊之樂者非眞有意於遠遊而實悲世俗之迫阨亦欲去之而不能特假設之詞聊舒其憤懣耳王逸曰屈原履方直

之行不容於世上為讒佞所譖毀下為俗人所困
極是可哀也已
遭沉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
魂營營而至曙
遭逢也沉溺而不振也濁溷而不清也汙言其湼
而緇也穢言其積之臭也言世俗之迫阨如泥塗
之沉濁糞壤之汙穢也鬱如草之鬱而不能伸也
結如繩之結而不可解也誰不知其何人之詞也
語告也耿耿猶儆儆不寐貌詩曰耿耿不寐寐睡
着也魂說見下文營營猶擾擾也盖耿耿之義如

火之明而不熄營營之義若有所爲而不休也朱子曰營營猶熒熒亦耿耿之意也亦通曙天將曉也夜耿耿而不寐二句詞雖分而意則串屈子盖謂遭逢惡俗悲心鬱結無所告訴故自夜達旦而精䰟耿耿然營營然不能少寐也以見鬱結之甚也嗚呼欲事遠遊而卒無所託欲陳懷抱而復無可與言者何其所遭之不幸也如此夫其悲啻可既哉

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不及兮來者吾不聞

惟獨也純陽之氣輕清上浮而爲天純陰之氣重濁下凝而爲地無窮猶言不已也謂天地之轉運而生生不已也哀憐憫也人生謂人生於斯世也勤苦也長勤猶言終歲勤動也莊子所謂形勞而不休精用而不已是也往者謂往世之人事也來者謂來世之人事也往世不及見來世不得聞正見今來古往天地無窮而人生一世光景有限何爲蹶蹶然長自勤苦耶盖獨天地爲無涯而人生則有涯以有涯之生而競於無涯之中惟夢幻泡影耳如朝菌蟪蛄耳須臾而生須臾而死須臾而

起須臾而滅百歲部華曾不項刻胡乃自苦如是邪人生既不能與天地並久則不必長自勤苦矣既不必長自勤苦又何必悲傷之甚以至於達旦不寐乎又何必與世俗爲侁乎又何不惜神養氣以求長生乎故下文步徙倚而遥思六言乃屈子述巳自苦之狀而此乃承上章先設爲自慰之詞而爲下文求仙之張本也朱子曰此章四言乃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也夫神仙度世之說無是理而不可期也審矣屈子於此乃獨眷眷而不忘者何哉正以往者之不可及來者之不得聞而欲久生

以俟之耳然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未如之何矣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患迪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覆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爲没世無涯之悲耶此屈子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於神仙度世之不可期也嗚呼遠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瑗按朱子之論極爲感慨是亦有激而云然也遂以此四言爲此篇所以作之本意畧有未善蓋屈子此篇以遠遊名題是雖意在於遠遊而求其所以欲遠遊之故實謂遭逢惡俗不可與處故欲高

飛長往以離人群也是此篇所以作之本意乃在願輕舉而遠遊一句而所以願輕舉遠遊之本意乃在悲世俗之迫阨之一句而不在此章之四言也此章四言大意已解在前不復再贅其訪求神仙之說不過裝演輕舉遠遊字樣耳昌嘗有僥倖萬一於神仙度世之說之意哉讀遠遊篇者幸反覆熟讀而詳審之方知予言之不妄而屈子遠遊之論爲設詞非真有意於求神仙之樂也

步徙倚而遥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倏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

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

步謂閒步而延佇也徙移也倚憑也徙倚不安貌逴遠也逴思指地之遠近橫言之也怊惆悵貌惝怳猶惆悵也永久也永懷指時之久暫竪言之也謂閒步徙倚之間怊然惝怳之際而懷思之情忽興起也或曰思者撫已而有所思於人自此以及彼之詞懷者感人而有所懷於已因彼以及此之詞意者念慮之動也慌惚不定貌流蕩慌惚之極也慌惚流蕩發揚於外者也心者神靈之舍也愁悶也悽痛也增加也悲哀而傷也增悲猶言蓄憤

積怨愁悽之深也愁悽增悲翕聚於內者也或曰遌思乃觸發於意而永懷蓋沉匿於心者也神謂精魂也倏忽迅速貌不返不復也形謂體魄也枯槁僵瘦貌獨留謂魂散而惟魄在也倏忽不返瞥然而亡也枯槁獨留塊然獨存也魂魄相離悲傷之極之所致也按此數句其語意自有次第非辭人之漫言者可比也始初閒步之際而悲俗哀傷之情忽悵然觸於思而興於懷也已而發於意而不可遏已而泥於心而不可解已而遂至於黯銷魂神散不復而祇存形質而已其悲哀之情由淺

以及深也初但徬徨惝怳而已既而慌惚而流蕩既而愁悽而增悲既而倏忽而不返而所存者枯槁之形容而已其悲哀之苦自輕以至重也觀此六言逐句有淺深輕重總之又有淺深輕重精微與妙條理燦然惜乎覽者不察而但以爲重複可厭也惟語詞或解作思念也非是省察也端正也操守也由自也內惟省蓋言惟內省倒語耳此承上章而言天地無窮人生有限何乃悲哀自苦以至於此乎亦惟內自省察以正己之所守而不爲世俗所變可也此亦自慰之詞也此章以上皆反

覆參錯言世俗之可厭嘆巳身之所遭哀人生之長苦欲去之而不能徒悲之而無益亦惟守巳之志求仙之由以自適耳蓋是篇首悲世俗之迫阨一句之意也朱子曰知愁嘆之無益而有損乃能反自循省而求其本初也得之矣瑗按正氣謂吾眞元之氣下文漠然虛靜澹然無爲保清澄而除粗穢吐納等說此屈子之所謂正氣而欲求其由以事脩錬者也脩養家皆祖其說而其原則昉於老子是非吾儒之所謂正氣而孟子之所謂浩然者也學者亦不可不辯

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

漠不動貌虛無礙也靜不擾也恬安也愉樂也言其心也澹淡同不嗜貌無爲謂不涉世故也自得自適也言其身也赤松古仙人之號見列仙傳張良欲從赤松子遊即此也聞其清塵猶所謂踵其芳塵步其後塵云耳塵猶跡也承繼也風謂流風餘韻也遺貽同則法也謂隱遁脩鍊之法也漠然虛靜而恬愉澹然無爲而自得無世俗之悲無人生之苦此赤松子之清塵而屈子聞之於千載之

下猶欲繼其風而守其所傳之法術也此下歷言神仙之樂矣按赤松子乃神農時人而漢張良欲從之遊其人未必在也蓋託言耳觀屈子此言并下四章可謂善言神仙者矣

貴眞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

貴尊重之意古謂得仙道者爲眞人指赤松子也或曰泛言也休美也美羨慕之意登升也化去即謂升仙也此承上章而言眞人休美之德爲可貴重而往世升仙之樂爲可羨美雖其身化去不長

在於世而人不可得而見而清高之名聲則章著不泯而延綿不絕也
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群而遁逸
奇驚偉駭嘆之意傳說名武丁之相起於版築詳見書經說命篇辰星房星也亦曰心尾箕之星東方之宿蒼龍之體所謂大辰也見太史公天官書并爾雅莊子曰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晉義曰今尾上有傳說星是也相傳傳說死後精化爲星而懸著於箕

尾之間按天文圖有之羡念慕也韓衆古仙姓名一作韓終終衆聲相近而誤未知孰是亦見列仙傳一壹同謂壹氣也如下文所謂壹氣和德壹氣孔神是也即上文所謂正氣正言其無濁穢之邪一言其精純不雜也形形體也穆穆杳冥貌浸遠漸遠也朱子曰形浸遠即上文與化去之意離人群而遁逸謂遠去世俗而隱身以遺世也張良曰願棄人間事與赤松子遊即此意也言二仙得道化去雖其形體漸遠不可得見而遁逸以離人群則無世俗之悲人生之苦矣嗚呼託辰星而不朽

得一氣之孔神不亦可奇而可羨乎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遥見兮精皎皎以往來

氣變謂鍊氣而變化也曾舉高飛也神奔鬼怪言仙之化去非如世人可常見也時暫時也髣髴見不諟也精精靈也皎皎不昧也此承上章言神仙鍊氣變化而遂能高飛不可測度不可邂逅而形體穆穆以浸遠矣但有時彷彿遥見其精靈皎皎以往來於空虛中耳朱子曰此亦上文化去形遠之意丹經所謂服食三載輕舉遠遊入火不焦入

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者此也

超氛埃而淑尤兮終不返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

世莫知其所如

此総承上四章而結言諸仙也自下躍上謂之超氛昏濁之氣埃坌垢也淑清淑之氣尤絶美也超氛埃而淑尤猶言去塵世而至仙境也返還也故都舊鄉也衆患世俗之悲人生之苦也不懼猶言無累也如往也觀此以上與化去而不見形穆穆以浸遠時髣髴以遥見等語屈子豈真以神仙爲實有哉至曰神奔鬼恠則明言其無矣特取其離

人群超氛埃免衆患而隱遁之樂名聲之久耳然則古之所謂神仙者或因禍患而求免或厭世俗而不居故高飛遠舉託神仙以遁去耳曷嘗有長生不死者哉以上五章而屈子所言神仙之理反覆明白不誕不迂最爲近理其下湌氣之說屈子亦是飲墜露食落英之意未必欲直行其術也其術世雖相傳而古之眞人遊仙者亦各有所託而其本意要不在此也其本意以神仙爲眞有而服食者則是妄人而已矣烏得謂之眞人也哉王逸曰自此以上皆美仙人超世離俗免脫患難屈原

想慕其道以自慰緩也可謂得屈子之心矣

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此遺芳兮長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

天時代序謂春夏秋冬四時以序相代而遞運也耀靈日也一作曜一作燿三字古通用見天問王逸以靈曄屬句可謂爲雷電之貌且引詩曄曄震雷爲証何其不考之甚也瑗按耀靈之義耀謂其光輝靈謂其神明耀者本其體而靈者尊其稱也又

嘗考日月謂之二曜太陽太陰金木水火土炁星太乙星謂之九曜是日月星辰之有光輝者皆謂之曜以曜靈爲日者考諸天問當作日也後世遂以曜靈爲日專稱古或爲日月星辰之通稱亦未可知也暈光閃貌言行之速也征行也日道左旋故因西征也言天時代序而獨指日者蓋積日以成月積月以成歲言日行之速以足天時代序之意也微薄也自上而下曰降降而著地曰淪淪沉也下淪猶言下墜於地也四序獨言霜降者蓋霜降九月節草木零落之時則歲暮可知矣曜靈暈

而西征舉日以見月也微霜降而下淪舉月以見歲也零落也悼傷也草經霜降則枯槁而落喻人至衰老則枯槁而死也彷徉逍遙謂遨遊以行樂也永歷年而無成謂月月云邁歲不我與而年紀衰暮而志業竟無所成就也玩賞也遺芳比餘年也謂既往之年無所成就則亦已矣而將來餘年猶可及時脩省顧無可與共賞而惜之者寧免臨風長嘆乎高陽即帝顓頊也古之得道之君君軒轅是也如傳說屈子亦引爲神仙但今列仙傳不載無所考耳屈原高陽之苗裔見離騷篇此之所

引蓋慕其道耳無取苗裔之義也逴遼遠貌程法
也又曰式也物之準也言高陽去巳世遠言湮而
已無所取法也此章傷歲月之易過事業之無成
而世無知巳共惜餘年因思古人又不可見其情
當何如耶此上六章皆反覆參差言神仙化去之
樂因自嘆其將老而恐其學之不及以足篇首願
輕舉而遠遊一句之意也瑗嘗謂篇首至此一篇
完然意思周密詞旨痛快議論平正可歌可咏飄
飄然令人有凌雲之志遺世之心也至於貳曰以
下則多孟浪之言矣讀者不可不知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
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
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粗穢除
此章以上遠遊之意已畧盡矣此下至末不過反
覆推衍而極言之耳故以重曰起之重者複也再
也春秋錯舉四時而言之也忽忽然言易過也淹
久也奚何也故居故鄉也二句即承上二章而申
言之也其意蓋謂古之仙人皆超氛埃而去故都
以求免憂患如彼然而春秋代序忽然不久而已
歷年無成矣又何必留此故居不事遠遊而求仙

問道乎軒轅黃帝名姓公孫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俱見列仙傳二句非謂軒轅不可攀援而王喬真可從遊也蓋謂高陽邈以遠矣軒轅不可攀矣而王喬庶幾或將遇之而從之娛戲也蓋不得於彼或得於此之意耳讀者不以詞害意可也六氣者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飲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是爲六氣也又曰日入爲飛泉下文吸飛泉之微液是也是六氣者總舉下言之也沆瀣正陽

朝霞者悉舉而畧言之也神明指心也清澄即指上六氣也謂既飲食之則當保守不失也精氣亦指上所言者粗穢昏濁之氣也精氣入則粗穢之氣銷矣脩養家所謂吐故納新之術也或曰粗物不精也穢物不清也精氣入則粗氣除保清澄則穢氣除粗穢除總承上而言也此章屈子言已遠遊求仙之志欲如此而尚未行也故曰吾將從也下文則歷言遇仙得道氣變升天經營四方之所在蓋始於南過乎東轉於西遊於北因懷故鄉復自北而南還以見不忍遽去故鄉之心而猶未從

言超無爲以至淸與泰初而爲鄰以結之又見遠遊離俗之意不終已也後世註遠遊者獨執下忽臨睨夫舊鄉一段以爲屈子不忍離故都實未嘗去楚是不深考其書之過也大意詳見離騷篇玆不贅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

南風曰凱風詩曰凱風自南順風從遊猶所謂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南巢猶言南方也巢指其所居耳非湯放桀之南巢舊說以爲南方鳳鳥之巢亦

非是息憩也王子指上王喬也宿謂歇宿朱子曰宿與肅通容更詳之審究問也壹氣說見上文和德言正氣之中和也一言其無駁雜和言其無乖戾旣曰氣而又曰德者可見理氣二者元不相離也上章言將從王喬道其志也此則述親見王子之事矣亦設詞耳

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曰設爲王子之言也受心受也傳言傳也猶吾儒

所謂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也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蓋謂道可受而不可傳也莊子又曰道可傳而不可受傳受二字讀者以意逆志可也無內無間隙也無垠無邊際也小無內大無垠言道無所不在也其言與中庸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相類毋無同滑亂也而汝也莊子稱汝多作而魂謂人之精神也彼即指魂也自然即不滑亂也一反二正之謂耳言不滑亂其精神則無為而自得有天然之妙也孔神猶言甚妙也中夜夜半也虛無心也

無爲之先謂未與物接之時此四言與孟子所言
夜氣相類庶類猶言萬物也此德指一氣之和德
言萬物皆由一氣而成也此章上四句先言道之
高妙未可易傳而下文云云乃所以傳之也嘗謂
毋滑而魂彼將自然此老聃列禦寇之常談人皆
知之至於壹氣之神妙存息於夜半之時而虛心
以涵養於未接事物之先此陰陽動靜之機理欲
消長之介聖狂王霸之關皆判於此此時此際誠
由心悟而非他人之所能與力者是豈可以言語
傳哉非平日潛心體認乎此者未易語此也所謂

道可受而不可傳豈欺余哉庶類以成此德之門可見小無內而大無垠也朱子曰此言道妙如此人能無滑亂其魂則身心自然而氣之甚神者當中夜虛靜之時自存於已而不相離矣如此則於應世之務皆虛以待之於無爲之先而庶類自成萬化自出蓋廣成子之告黃帝不過如此實神仙之要訣也又曰其所設王子之詞雖曰寓言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要訣也瑗按神仙長生久視之要訣雖所未知而獨喜其言之精妙非特拾老列之緒餘者比也廣成子告黃帝之言具載莊子

在宥篇今可考見而究其指歸毋滑而魂彼將自然二句盡之矣其餘數語正精意妙道之所在而廣成子則不知也其旨畧與汲孟相合按屈子與孟子莊子同時亦非竊取二子者屈子可謂進於道矣後世詞賦之流烏能仿彿其萬一哉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

至貴猶言至妙也指上章王子之詞爲至妙之言而其貴無敵也徂往也仍因依也羽人飛仙也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則生毛

羽也如秦皇宮人流入山中遇仙教之服食而形體遂生毛故謂之毛女云丹南方之色也丘土之高者也上自順凱風以從遊下至掩浮雲而上征皆遠遊南方之境故曰至南巢而壹息曰仍羽人於丹丘曰嘉南州之炎德巢言其居丹言其色南方以火德旺故曰炎也或曰丹丘謂鍊丹之丘王逸曰丹丘晝夜常明之處也九懷曰夕宿乎明光明光郎丹丘也恐未是不死之鄉仙靈之窟宅也曰舊鄉者楚爲南方之國而此乃述遊南方故以爲舊鄉也此章屈子上言聞王子至妙之言故遂往

行而復依仙侶以留止將試王子之言而行脩鍊之術以期不死也盖師事王子而友處羽人也歟

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乎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

濯洗也湯一作暘通用天問曰出自湯谷淮南子曰日出湯谷書經曰宅嵎夷曰暘谷是也王逸曰湯谷溫泉也容更詳之晞曝日也濯曰髮而晞曰身者互文也九九陽九者陽數之極也九陽猶言太陽純陽盛陽謂日也舊說謂湯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亦寓言耳王逸曰九陽天地

之涯也亦無所據吸吞也飛泉舊說已見上瑗曰飛泉猶言流水也微細也液滋也其所飲如此懷藏也琬琰玉名華英玉之精也其所食如此此章言洗滌之潔白服食之精微蓋將脩鍊以期不死也上章所謂保神明之清澄是已張子平思玄賦曰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其語意皆襲諸此者

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

玉色謂色之溫潤如玉也頩鮮豔也一曰歛容貌

脕光澤也精眞元之氣也不漓曰醇不雜曰粹壯
盛也銷鑠謂融化也朱子曰所謂形銷解化也汋
約柔弱貌莊子曰汋約若處子要眇美好貌眇妙
同湘君篇曰美要眇兮宜脩淫縱也放發揚之意
淫放謂精神有餘也此承上章言洗臕服食之後
而顏色精神形質遂至美好而不醜陋壯盛而不
衰老也可見王子之言其妙如此其言亦與前步
徙倚章相應以見非復向日愁苦之形狀矣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
野寂寞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

嘉美也南州槩指南方也炎德說見上麗光彩貌
榮華也言南方炎德暄暖而桂樹當冬亦且榮華
光彩不至凋枯其德可尚也蕭條無獸謂無患害
之處也寂寞無人謂無世氛之擾也此四句言境
物幽美可爲脩鍊之地也載猶戴也營猶經營之
營謂脩鍊也營魄謂所脩鍊之體魄也登猶登位
登座登庸之登踐履之意莊子曰黃帝得之以登
雲天霞猶雲也掩遮覆也掩雲謂出於其上而乘
之若遮覆也上征升天也脩養家言古之仙人有
尸解而去者有戴魄而升者弃其肉身而去者最

難得也此二句蓋承上言脩鍊之至遂升載其營
魄而登霞掩雲以升天也王逸曰抱我靈魄而上
升也是矣朱子曰上四句記時物也下二句言以
此時升仙而去也但載營魄而登霞之說雖極精
妙然如前說亦自明白坦易無害於義余别有辯
詳見蒙引茲不復贅

命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
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宫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朝發軔於太儀兮夕使臨乎於微閭

命使也天閽謂守天闕之隸也開啓也排列也朱

子曰推也閶闔天關之名望予須我之來也謂諸
仙排列立於閶闔之間而待我之至也召招也導
引也問訪也朱子曰太微宮垣在翼軫北環拔太
微爲衡星太史公天官書曰衡太微三光之庭蓋
天帝南宮也然有曰太微者有曰少微者有曰紫
微者太者尊之之詞謂天帝所居也少者卑之之
詞謂士大夫也亦謂處士爲少微星紫之言此也
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然則下之所
謂於微者亦必有說也惜今無可考矣集猶孟子
集義之集謂積襲也重陽猶言純陽也謂已脩鍊

純陽之身故能升天而入帝宮也帝宮即指太微也朱子曰重陽者積陽爲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旬始王逸曰皇天名也朱子曰星名未知孰是清都列子以爲帝之所居也太儀天帝之庭也王逸曰習威儀之處所也恐無所攝蓋天地亦謂之二儀儀者象也此曰太儀謂陽儀也或天之總名或星宿之名未可知也於微閭一作微毋閭王逸引爾雅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朱子引周禮曰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是二家皆以於微閭爲醫無閭之山也瑗竊疑之恐未必

是盖此承上數章而言已聞王子至妙之言以後遂往就仙侶脩錬變化乘雲升天而得遍遊天都也曰太微居曰旬始曰清都曰太儀曰於微閭皆歷數天都之勝境而已得以遍觀之以見神仙之樂也不應末句獨指東北之山其作微毋閭者毋與無通是又因引爲醫無閭而訛之也朝發朝於太儀而夕始臨乎於微閭以見天都之勝境未易遍觀也自順凱風以從遊至此盖推衍遠遊之樂而始於南方者也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

載雲旂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
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轇轕以雜亂兮班
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
屯聚也讀如屯營屯田之屯乘車數也萬乘甚言
其多也紛衆多貌容與言舒徐也並馳競進也八
龍亦言其多也蜿蜿龍行委曲貌雲旗以雲爲旗
也逶蛇搖動貌建立也虹霓類也皆天地之淫氣
五色炫燿可觀但虹爲雄而雌爲霓耳采彩同旄
以牛尾注於旗干之首者詩曰干旄孑孑書曰右
秉白旄以麾傳云旄軍中指白則見遠虹旄以虹

爲旄也盖龍所以駕車而旗旄樹之於車上者也
炫燿燦爛貌服衡下夾轅兩馬也故曰在轅爲服
偃蹇低昂貌低昂者謂馬之馳驟而首或低或昂
也驂衡外挽靷兩馬也故曰外騑爲驂連蜷朱子
曰句蹄也按雲中君篇靈連蜷兮既留朱子曰連
蜷長曲貌盖楚辭用字如此類甚多讀者各因其
本章文義而意會之不可執一也驕驁馬行縱恣
也仙人以龍爲馬駕車前曰八龍盖兩服兩驂也
騎總言車馬也轇轕雜亂貌一曰猶交加也班分
布貌易曰乘馬班如漫衍朱子曰無極貌盖言騎

之分布廣遠也方行並行也言萬乘之車馬班然分布而並進也撰執持也轡所以繫馬者也詩曰六轡在手撰余轡三字又見東君篇或曰撰猶總也總余轡見離騷正整頓也策所以鞭馬者也撰轡正策欲將行之狀也句芒東方之神也此章極陳車馬旗旄之盛蓋將乘之自南方而遠遊乎東方也曰將過者欲行尚未行也下文曰歷太皓以右轉則實踐乎東方矣

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

歷踐履也皓皞同太皓東方之帝也自南方而北面視之則東方在右故曰右轉前先導也飛廉風伯也或曰飛廉神鳥出則風隨之故謂風伯爲飛廉也啓開也開路即下文所謂氛埃辟而清凉是也陽謂日也杲杲日出輝光貌詩曰杲杲出日未光未明也凌馮也徑直也言使風伯開路乘此日尚未出清凉之時馮凌天地而直度乎東方以遨遊也蓋足上章吾將過乎句芒之意或曰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二句是言自南方而遊東方下三句是言將自東方而遊西方也自南而東

乃出行故曰右轉自東而西乃直行故曰徑度下文風伯爲余先驅氛埃辟而清涼卽申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二句之意耳其說亦通

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

遇蓐收乎西皇

風伯卽飛廉也先驅使之前導開路也氛昏濁之氣埃塵坌之垢也辟除也氛埃辟除則道路清涼矣鳳凰靈鳥也翼輔也翊戴之意朱子曰敬也以下而託上曰承交龍爲旂所謂左青龍也言使靈鳥翼然夾輔其旂也不期而見曰遇蓐收西方之

神也左傳曰金正曰蓐收皇帝也西皇指西方之帝謂少皞也既曰蓐收而又曰西皇猶上文既言句芒而又言太皞下文既言炎帝而又言祝融既言顓頊而又言玄冥也以神與帝並舉而對言援按此篇所言四時之帝與神具見禮記月令篇可考茲不暇詳釋云此又承上章言自東方而遠遊乎西方也

攬彗星以為旌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

彗星即孛星也一名掃星所以除舊布新也朱子曰彗星妖星光芒偏指如彗者也瑗按天官書註云彗星小者數寸長長或竟天而體無光假日之光故夕見則東指晨見則西指若日南北皆隨日光而指春秋文公十四年有星入於北斗說者曰星謂孛星也昭公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哀公十三年有星孛於東方說者曰孛彗也瑗按孛當讀作拂此可見彗星之所指㓚無定在而此所言彗星則指其見於北方者也旄析翟羽而設於旗干之首也謂以彗星爲旄也斗柄北斗之柄所謂杓

也天官書曰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斗之所指亦無定在也麾旄屬所以指揮左右使遠者能見也謂以斗柄爲麾也叛言旌麾繚隸分散之貌陸離爍爛貌以星斗爲旌麾故爍爛而光輝也上下猶低昂也謂旌麾繚隸分散而其勢或低或昂也鶩霧猶言怒濤駭浪謂大霧也流波流水也霧乃水氣所蒸者北方以水德旺故以鶩霧流波言之也曖曃暗昧也曭日不明也莽曠蕩杳冥貌北方其色黑故以曖曃曭莽言之也玄武北方

七宿謂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玄黑色也身有鱗甲故曰武武指龜蛇也玄言其色武言其物合而言之為北方七宿之稱也或曰玄水之色武水之物也亦通奔走也屬隷也謂召玄武以為奔走之隷備使令也後相隨於後也文昌星名王逸曰天有三宮謂紫宮太微文昌也文昌中宮頡命中宮勑百官也朱子曰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㬇按天官書曰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宮晉灼曰似戴故曰戴匡文耀鉤曰文昌宮為天府孝經援神契曰文者精所聚昌者揚天紀輔拂

並居以成天象故曰文昌宫也備觀其說則可見文昌乃在中宫掌文書府之星也故使之掌行掌行謂掌其行事也古有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之官欲使文昌爲此官以記巳遠遊之跡也選擇其尤也署委其任也衆神泛言群靈見其扈衛之多也轂在車輪之中外持輻内受軸長三尺二寸徑一尺並轂夾輔之意謂扈衛也或曰並音傍去聲亦通此章盖言旌麾之美役使之良自西方而遠遊乎北方也此上言經營四方巳周遍矣

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

右雷公而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聊愉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泛濫遊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泛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

曼曼悠遠貌脩長也徐緩也弭止也節旌節也厲憑陵之意高厲猶言高邁高蹈也徐弭節而高厲與下泛容與而遐舉文法相同徑待朱子曰使由徑路先過而相待璦按徑直也此言欲自北而往南故曰徑待徑待謂使之直往前途以相候也衛

歷從也度世謂度越塵世而仙去也忘歸終不返其故都也恣睢放肆也担撟軒舉也欣欣美悅意聊且也愉娛皆樂也淫樂樂之深也莊子曰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也撫衣度水曰涉青雲雲氣輕清而近天則色青青然也泛濫猶汗漫也睨旁視也舊鄉指楚國也僕夫謂從者懷思念也余心屈子自謂也悲傷別也邊旁也謂兩驂也顧而不行謂顧眄舊鄉而躊躇不進也禮記三年問言鳥獸越月踰時過其故鄉必鳴號躑躅焉蓋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則莫不愛其類況僕夫

乎況屈子乎舊故謂平日相與之親族朋友也想像凝思貌長太息其所感者深故其嘆也長莊子言越之流人曰去人滋久思人滋深此之謂也容與猶夷猶也遐遠也抑志自弭謂遠遊之志聊且強自按抑而止也此章總承遠遊四方之後方且嘆其道路悠遠而徐徐然令左右候衛度世忘歸任意以取樂而遊行之間忽然旁見故鄉而僕馬之懷顧舊故之悲思此心此情有不容自已者蓋述其所以思歸之至願欲將自北而南還也古詩曰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蓋言物性不忘本以

踰游子之不能忘情於故鄉也屈子之臨睨故鄉而悲思者豈爲過歟豈爲矯歟瑗嘗謂漢高以布衣得天下富貴極矣然猶思沛豐而墮淚李白曠達之才猶曰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況其他乎以是知懷土者固小人之私而聖人之所不取其亦出乎其性者哉要不可深以爲非也

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慌惚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虙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虬而委蛇雌

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

炎帝南方之帝也直馳欲歸之速也自北而南故曰直馳猶徑度也疑指九疑山也楚國在南方故曰南疑猶滄溟亦謂之北溟云覽遍觀也方外謂四方之表也慌惚無極貌沛泛流貌潤瀁猶盪漾水盛貌自浮謂漂泊不定也謂遊覽四方之外慌惚眩目而使人若泛泛於水中漂泊不定無足以爲樂也祝融南方之神也戒餝也蹕止行人也御禦遏止也天子出遊有蹕御亦謂之警蹕謂戒餝

祝融之神以爲警蹕而禦止行人俾可直馳而速歸也曰祝融戒者倒文耳騰飛也騰告猶今之所謂飛報也虙妃神女也見離騷但非如離騷之比賢君耳謂飛報鸞鳥以往迎虙妃而速來待巳也張者設而陳之也咸池王逸朱子皆註爲堯樂奏者舉而作之也承雲王逸曰卽雲門黃帝樂也又曰顓頊樂又曰有虞氏之樂朱子亦莫能考定也瑗按禮記註曰黃帝樂名咸池堯樂名大章舜樂名韶禹樂名夏湯樂名大濩武樂名大武與此又不同未知孰是二女娥皇女英堯之女舜之妃也

御侍也九部卽舜樂歌歌咏也言使二女侍側以歌咏九部之樂章也離騷曰舞韶此曰歌韶者蓋樂有歌有舞單言之者蓋舉此以知彼而文互見也湘靈湘水之神也上旣言二女此又言湘靈可見九歌之所謂湘君湘夫人者乃泛指湘江之神而非指娥皇女英也明矣鼓弹也瑟樂器名令亦使也海若海神之號莊子有北海若馮夷河伯也一曰水仙也莊子曰馮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亦曰馮夷得道以潛於大川蓋海若尊而馮夷卑故令海若而命馮夷舞也或曰本謂令海若馮夷

舞耳曰令海若舞馮夷鍇文以成章也此上言聲
色之樂玄黑色蝄䗕蠥蟲泛指水中之蟲也象罔
象國語所謂水之怪龍罔象是也皆指水中神物
也進猶没也並出進謂齊出没於水中也或曰謂
齊出水中而進舞於巳前也蟉虯盤曲貌透蛇蟜
動貌謂玄蝄蟲象齊出没於水中而形蟉虯透蛇
可愛也蜺霓同虹屬虹雄而霓雌也説見上王逸
以爲神女恐非是蓋謂玄蝄蟲象之蟉虯透蛇如
雌霓之纚繞可愛也便娟輕麗貌撓繞通纚𦆯之
意增撓謂重疊纚𦆯也軒昂也翥舉也軒翥翔飛

謂遠舉高飛而輕捷可愛也此上言蟲鳥之樂音
樂總承上文也獨言音樂者省文耳愽衍謂廣博
敷衍可樂者多也朱子曰寬平之意無終極謂無
窮盡也言可樂之久也逝謂遠遊也徘徊淹留也
此章蓋言遠遊方外適足以慌惚眩目蕩人心志
而南方聲色鳥獸之樂愽衍無窮也如此又何必
遠逝浮游而淹留以忘歸也甚言遠遊之不可娛
而歸故鄉之可樂也是雖設詞古人謂興盡則悲
來樂極則哀生其斯之謂乎二魂之作蓋昉於此
而拓充之者耳其文體雖佳而雜以淫侈褻狎之

辭可謂不善學者矣寧免效嚬

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

舒縱舍也并合而總之也節旌節也蓋欲歸之速無暇於載旗建旄撰轡正策故合并其旌節之類而縱舍之以馳騖也王逸曰縱舍銜轡而長驅也得之矣逴超越之意絕垠天之邊際也寒門北極之門也軼從後出前也迅疾也水之淵深處曰源北方屬水故曰清源從自也顓頊北方之帝也增

厚積也北方地寒而多水故四時常有增積之氷
歷經歷也玄冥北方之神邪徑猶言間道也間維
舊註引孝經緯曰天有六間援按天有四正四隅
間維謂北隅也承上邪徑而言欲乘北隅間道以
召黔嬴也反顧猶言回首也黔嬴史記作含靁漢
書作黔靁舊說天上造化神名或曰水神朱子曰
皆怪妄之說不可考矣瑗按黔黒色嬴弱也字義
於水爲切此章皆叙北方之境水神是也黔與含
嬴與靁聲相近而史漢訛也平路猶言除道也召
黔嬴相見使之先導而除道俾無阻也曰餠弁節

曰遼絕垠曰軼迅風曰歷祁徑曰乘閶維曰先平路皆欲歸之速之甚也此言自北而南還於故鄉也王逸曰屈原謂脩身念道得遇仙人託與俱遊周歷萬方升天乘雲役使百神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舊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

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倏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經營四方全句見詩北山篇但取義小異經經歷也營營爲也王逸九歎怨思篇注曰南北爲經東

西爲營亦遍如訪仙問道鍊氣升天皆其所經歷之處營爲之事也四方東西南北也周遍也流游也六漠六合也四方幷上下爲六合易曰周流六虚屈子亦是本此斷章取義變虚言漠耳列鈌王逸曰窺天間隙也朱子曰天隙電照也張衡思玄賦曰豐隆軒其震霆兮列鈌爗其照夜註曰電也瑗嘗郎本文字義幷下句降望大壑照之當從王說爲是列裂通凡物邊縫之際則裂鈌也上至列鈌猶俗言直到天邊耳降望俯視也大壑朱子註曰在渤海東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此盖出列

子而屈子所言恐義不在此蓋謂上至天際而下望天地如一大壑耳大壑猶言大地也非獨指東海之歸墟也崢嶸言其勢之參差而深遠也寥廓言其象之空虛而廣遠也倏忽見不諟也惝怳耳不諦也列子曰泰初者氣之始也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曰無爲曰泰初亦寓言耳王逸曰與道并也近之矣此承上文而申結通篇之意上八句所謂覺方外之慌惚是也下二句之意蓋謂方外之遊既不可久而世俗迫阨終不可居故將超無爲之境以至清脩之處而與泰初之仙卜爲鄰

也卽所謂漠虛靜以恬愉澹無爲而自得是矣觀此則知屈子雖不肯事乎荒唐之遊亦不忍混於汙濁之俗亦惟內自省察以端巳之操焉而巳耳

洪氏曰余觀自古忠臣義士慨然發憤不顧其死特立獨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氣豈與身俱亡哉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超無爲以至清與泰初而爲鄰此遠遊之所以作而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又曰離騷二十五篇多憂世之語獨遠遊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

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此老莊孟子所以大過人者
而原獨知之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宏放高妙讀者
有凌雲之意然其語多出於此至其妙處相如莫
能識也朱子曰屈子本以來者不聞爲憂而願爲
方仙之道至此則眞可以後天不老而凋三光矣
下視人世饕盎之間百千蚊蚋須臾之頃萬起萬
滅何足道哉何足道哉司馬相如作大人賦多襲
其語然屈子所到非相如所能窺其萬一也瑗按
此篇之作矩度森嚴條理明白首敘其遠遊之意
中敘其遠遊之方始於南轉於東又轉於西又轉

於北又自北而轉歸於南又總以結之有間架有照應非苟作者惜乎千載之下讀者徒翫其詞華不尋其脈絡而展卷之間祇見其詞之重複可厭如歷遊四方之詞使不別其條貫但以遠遊之詞混而觀之豈不真爲稠疊而冗雜也哉蓋朱子集註之時亦畧發其義理之趣而詳審其比興之體無暇論其文章之妙故意不及此也此篇有十數句與離騷相出入予嘗謂此篇猶爲和平之音離騷多潔憂憤之語離騷當作於遠遊之後蓋詞雖同而旨則異離騷之遠遊因其道不行而欲遍訪

賢君以行其道此篇之遠遊因俗之迫阨而欲追隨仙人以離其俗讀者不可不參考而亦不可不察其意之各有攸歸也又按此篇方外之遊其本意非以來者不聞爲憂已畧辯於前矣及洪氏仍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之說雖非屈原本旨可謂得屈子言外之意而善讀離騷者矣君子之生末世遭處沉濁汙穢之間試一誦之而當世俗迫阨之來可一笑而遣矣何足悲哉但大人賦非獨不能窺屈子之所到而文章之妙亦未能闖其門也況升堂入室乎其所述遠遊雜亂靡統而又

剽襲太多此相如所作之陋者也讀者有凌雲之意盖亦嘗讀楚辭故也使武帝曾讀楚辭則讀相如之賦如嚼蠟耳吾見其昏昏然惟恐其卧之不暇也安得有飄飄凌雲之意乎若張衡思玄賦其命意措詞文體間架是全篇學夫遠遊者也盖不過深取其意特加擴而充之反而正之耳詩家所謂脫胎換骨而心氣之和平議論之正大又不爲詞人靡麗淫泆之說可謂青於藍而寒於氷矣可謂屈原之佳弟子矣古今論遠遊者未有及此故表而出之

楚辭集解遠遊卷